

民间传说的记忆与民间信仰

——以山西运城舜帝传说为例

毛巧晖 韩娜

【摘要】 舜帝传说在山西运城蕴藏丰富,以永济、垣曲、盐湖区为中心向周围辐射。在永济舜王庙与舜帝故里,舜帝信仰仪式基本湮灭,舜帝传说缺失;垣曲近年来重新建设了舜帝纪念物,重修舜帝庙,舜帝信仰仪式逐步恢复,在此过程中,舜帝传说强化与加固了民众信仰,盐湖区舜帝陵古庙会维系了舜帝信仰,传说兴盛,信仰普遍,仪式完备。在舜帝传说兴盛流传中,“超人”叙事最为凸显,它是舜帝传说记忆的核心,也是舜帝信仰仪式的生长点。

【关键词】 舜帝传说;信仰仪式;“超人”叙事;记忆

舜帝传说是中国古老传说之一,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在漫长岁月中,它不仅频繁出现在文人史官的笔端,而且还一直活跃于山西运城民众的口头。

一、山西运城舜帝传说遗迹分布

在运城流传着大量的舜帝传说及其遗迹,主要分布在永济市、垣曲县历山镇、盐湖区舜帝陵庙。

1. 永济市舜帝传说的遗迹分布

永济市,位于运城市西南部,舜帝传说遗迹主要分布于舜帝村、陶城村、山底村、雷首山和蒲州镇。

舜帝村,又名姚墟村,旧称诸冯村,相传是舜的故里,主要流传的是舜帝的家庭故事。村中有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三月镌立的一通碑。上书“大孝有虞舜帝故里”,高约8米,是“奉直大夫知蒲州事加三级记录肆次董仲敬立”,此碑阴下段有“疑则传疑”字样,碑有砖砌的牌楼,正面上书:“迎紫气”,背面书:“望瑶池”。据村民回忆村中原有舜井,后因村民盖房子毁了。在舜帝村东南方500米处有一个大土堆,相传是舜的父亲瞽瞍的葬处,《光绪永济县志》载有其图。20世纪80年代初,村民对瞽瞍坟进行过丈量,长80米,宽40米。但由于多年来乡人耕占等诸多原因,现其四周长约50米,高1米。

陶城村是永济市张营乡的一个小村子,位于舜帝村北8里,距古蒲坂城约30里,村子因位于黄河之滨,古时曾名为河滨,又名陶邑,传说舜曾在此制陶。“村里曾有‘古河滨’匾一块,1956年被拆毁了。”^①山底村,相传为娥皇、女英所葬之处。古时建有祠,惜已坍塌,现仅留墓冢,年代不详。关于二妃埋葬之地,《光绪永济县志》载:“娥皇女英陵在县南仓陵谷。”^②《乾隆蒲州府志》载:“宋永初

【作者简介】 毛巧晖,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山西临汾 030001);韩娜,大同大学教师(山西大同 037009)。

① 柴继光:《尧舜故都纪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6页。

② 《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六十七册《光绪永济县志》,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264页。

山川记,‘蒲坂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二妃坛。’旧志云,‘盖祀娥皇、女英处也。’今名娥英陵,在苍陵山谷上。”^①

妫汭,二泉水,《太平寰宇记》载:“妫、汭水,源出县南三十里雷首山。此泉南流者曰妫,北流者曰汭,异源同归,浑流西注,流入于河。”妫、汭二水在今永济市南60里的历山下,二水相距二里,自蒲坂入黄河。相传舜帝曾在妫汭水旁居住。《尚书·尧典》载:“厘降二女于妫汭,滨于虞。”^②

雷泽,又名雷水,在今山西省永济市南的雷首山下。湖底有怪石深壑,湖水入壑,传出巨雷般的轰鸣声。

蒲坂古城,南屏中条,西临黄河,东依峨眉岭源头,北面是一片平原山野。《括地志》载:“河东县南二里故蒲坂城,舜所都也。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井及二妃坛。”^③《光绪永济县志》载有“虞舜庙”。虞舜庙东、西角门北面分别有一井,号称双井,又名广孝泉,但当地人称之为舜井。由于年代久远,蒲坂舜庙及舜井都已湮毁。

2. 垣曲县舜帝传说的遗迹分布

垣曲县位于山西东南部,与舜相关的传说遗迹主要分布于诸冯山、历山、同善村和神后村。

诸冯山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城东北40公里处宋家湾村,传说诸冯山是舜出生的地方,因此以诸冯山为中心,四周姚墟村、舜王塔、寿丘、雷泽湖等地存有舜石龕、握登坟、“舜王泉”、“舜王塔”、陶厂、“渔雷泽”等遗址。

历山舜王坪是中条山的主峰部分,传说舜在此耕田,故称“舜王坪”。《光绪垣曲县志》载:“历山在治北八十里,自沁水蜿蜒而来,广十余里,亘六十余里。山巅,荆棘不生,俗名舜王坪。相传舜耕于此。”^④历山上有许多关于舜的传说如《舜王坪只长草》、《奶泉水》、《珍珠帘》、《砖砌舜王庙》、《舜王坪上不放羊》等。

同善镇,现称历山镇,在今运城市垣曲县的历山镇同善村,当地人们习惯称同善村为负夏古城,传说是舜居住过的地方。村北有负夏古城城门楼一座,明万历四年(1576)所建。北城门外侧上方有石刻:“舜帝故里”,里侧横幅额:“永庆门”。古城门上方小楼已破败不堪,城门也早已无踪,但楼下的城门洞依然坚固,仍为镇上的主要通道。南城门重修于清咸丰三至四年(1853—1854),惜已毁,县博物馆还保存着其横幅石刻,外侧刻有“古负夏”,里侧刻有“朝阳门”。古负夏曾建有舜帝庙,在日侵垣时毁为灰烬。在“古负夏”北约一公里处是神后村,以前叫瞽塚村,村以墓命名,人嫌不吉利,后改为此名,有敬舜为神的意思。神后村有舜井、瞽塚等传说。

3. 盐湖区舜帝陵舜帝传说的遗迹分布

舜帝陵是为纪念舜帝而建造的,位于鸣条岗西端。据古县志及庙里碑刻记载陵冢始建于禹时。明周士儒拜舜帝陵时曾写诗赞道:“鸣条蜿蜒界平川,舜帝神祠不计年。数亩宫连秋树碧,一围冢接暮云天连。”^⑤可见当时舜帝陵院内树木繁茂。但由于历次修建资金匮乏,遂有伐柏换银之事。据光绪二十六年(1901)《鸣条古柏存录碑记》所载“自明迄今,供修庙费,断柱鬻金者,达五次”^⑥。此后,陵庙古柏还存“五十余围者五,四十余围者八,二三十围者十”。^⑦后来,历经战事、天灾、人祸等,现仅存十数棵,其中两棵巨柏各抱一棵枯柏树,东面一棵的巨根突出地面形成“龙椅”,

① 《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六十六册《乾隆蒲州府志》,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79页。

②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31页。

③ 李泰等著,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中华书局,1980年,第51页。

④ 《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六十一册《光绪垣曲县志》,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29页。

⑤ 《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五十八册《乾隆解州安邑县志》,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395页。

⑥ 运城市盐湖区虞舜文化研究会编:《鸣条舜陵古碑录》,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页。

⑦ 《鸣条舜陵古碑录》,第66页。

造型奇特,相传为禹帝时所栽。《鸣条古柏存录碑记》记载为“俗名夫妻柏者二”^①。当地民众称西边的为“夫妻柏”,东边的为“子母柏”。

二、舜帝传说的记忆与舜帝信仰仪式

“民俗系统可以从人如何表现民俗上归纳为三个:一是口头语言系统的民俗;二是行为习惯系统的民俗;三是心理感受系统的民俗。简言之,就是表现在口头上、行为上、心理上的三个民俗系统。这三个系统的民俗经常相互组合成生动的民俗事象,覆盖在俗民生活的各个层面上,从三个角度可以测察到人们进行民俗活动的手段、方法和隐藏着的动机和价值观。”^②就山西省运城区域的舜帝民俗信仰而言,其口头语言系统的民俗表现为舜帝传说,其行为习惯系统的民俗表现为对舜帝的信仰手段和祭祀仪式,其心理感受系统的民俗表现为影响人们精神生活的信仰情感或力量。

运城城市舜帝信仰主要有永济、垣曲、安邑三个中心,每个中心分别以舜帝遗迹为依托。

1. 舜帝传说的缺失与消逝中的舜帝信仰

永济市曾有舜帝庙、崔府君庙、虞舜庙。舜帝庙《光绪永济县志》、《山西古迹志》均有记载。“庙在村东头的丘陵脚下,四周围有土墙,门上挂有一块小匾额,上书‘舜帝庙’三字。院内只有一座正殿,里面安放着舜帝的塑像。”^③当时,在舜帝村东口还有一座东大庙,祀奉药王、舜帝、关帝和药圣,当地民众称之为“四圣”。调查中,当地老人李AA讲述:村里原先还建有舜王庙,面积很大,占地约5亩。日本军队侵占永济后将庙烧毁了,现在,已经没有了任何遗迹。以前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据说这天是舜生日)举行古庙会,为期三天。舜王古庙会热闹非凡,周围十里八乡的村民都要敲锣打鼓,用轿子抬着本村的神像来赶庙会。舜王庙前,神像排成一排,其中还有孔子的像,前来赶庙会的人都要祭拜各位神灵。在舜帝庙的对面戏台上,还要大唱三天戏。戏台和舜帝庙之间还有各式各样的游艺杂耍、物资交流。周围其他村举办庙会的时候,舜帝村的村民也会用轿子抬着舜帝的神像去参加庙会。村民认为抬舜帝的神像可消灾免难,带来福气。此庙会在老土改时被停止,至今未恢复。现舜帝村民正积极集资重新创建舜帝庙,为恢复古庙会做准备。村中一位姓姚的老人回忆:过去,遇到干旱,村民们就会烧香、杀猪羊供奉舜帝,向舜帝求雨,祈求风调雨顺。

陶城村原有崔府君庙,当地有的民众认为崔府君是《西厢记》中女主人公崔莺莺的父亲,还有认为是掌管地方官员的神。庙(崔府君庙)在县城北面大约25公里的北陶城村。据云从此村直到南面的南陶城村,这一带都是舜都陶城的遗址。^④现民众新修了三间庙奉祀崔府君,庙前有一副楹联:“府君神威芳流条西平原,舜都古迹誉满华夏大地”。每年阴历正月初十,当地举行府君庙会,庙会时要等舜帝村的舜帝像抬过去后,庙会才能开始。

《光绪永济县志》的《蒲坂城池图》上有“虞舜庙”,“庙在蒲坂东门外”。^⑤《乾隆蒲州府志》载:“舜井在东关古城舜祠,内东西二井相对。宋真宗改广孝泉,命王钦若记焉。州旧志:‘地卤水咸,井独甘美。’”^⑥当地人称之为舜井。整体看来,虞帝庙规模宏大、布局工整。据《光绪永济县志》载,宋太祖在乾德元年(963)曾下诏“舜庙配祭皋陶,每三年的农历二月举行祭祀活动,祭以太牢。”^⑦可

① 《鸣条舜陵古碑录》,第66页。

② 乌丙安:《民俗学原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页。

③ [日]水野清一、日比野丈夫:《山西古迹志》,孙安邦等译,山西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64页。

④ 《山西古迹志》,第267页。

⑤ 《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六十七册《光绪永济县志》,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255页。

⑥ 《山西古迹志》,山西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4页。

⑦ 《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六十七册《光绪永济县志》,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255页。

见宋太祖对舜帝膜礼备至。宋真宗于祥符四年(1012)二月,率群臣到汾阴(今运城市万荣县)祭祀后土。前七日,遣官员到蒲坂祀舜庙。宋真宗祭祀完后土后,又亲到蒲州舜庙躬谒舜帝,为弘扬舜帝大孝精神,命知府修饰庙垣,又将庙中的舜井改名为广孝泉,设置广孝坊,并让宰相王钦若撰文记述此事。由于年代久远,蒲坂舜庙及舜井都已经湮毁。

永济的三座舜帝庙在战乱和时代变革中都已经湮毁。舜帝庙作为舜帝信仰的神圣依托空间,其湮毁严重限制和阻碍了俗民舜帝信仰的行为,同时舜帝信仰仪式缺失,导致舜帝信仰的个人化,“纪念仪式对于塑造社群记忆起了重大作用”^①,随着岁月的流逝,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俗民对舜帝尊崇、畏惧、依赖等心理,民众有关舜帝传说的记忆也逐步消失,当前在永济一带除了当地文化人外,民众对舜帝传说知之甚少,在笔者调查中,能完整讲出舜帝传说的已经没有,民众记忆中只是舜帝遗迹的某些片段。永济市舜帝信仰正处于消逝状态,舜帝传说也基本无存。

2. 舜帝传说的重构与舜帝信仰及其仪式的重建

垣曲县舜帝信仰主要以舜帝庙和舜帝纪念性建筑物为依托,其分布以诸冯山、历山舜王坪、同善镇为中心,向四周扩散。

a. 诸冯山

诸冯山正北方位的姚墟村右侧不远处有一座舜王庙,庙中有贤人名士为纪念帝舜而镌刻的石碑 20 余座。新中国成立后,此庙改为学校。宋家湾村民张姓老人讲,1963 年他还在庙中上学,但今已废。

诸冯山下宋家湾村现存有舜王塔一座。相传后人为纪念舜在此创家立业,选择该风水宝地建塔,故称“舜王塔”。此塔兴建年代不详,毁于文化大革命时期。舜王塔为圆柱体石砌结构。塔顶有一口大钟,据当地村民说,大钟上刻满了篆体字,刻有“洪武年间”。^②可见,此塔至少可以追溯到洪武年间。传说此塔凝聚帝舜之乡的人气和财气,使口内之地可生一石二斗芝麻官。以前每逢天不下雨、逢年过节时,村民都要祭拜舜塔,拿着点心、馍馍,给舜王烧香、求雨、祈求平平安安。现在,还常有村民祭拜舜王塔。宋家湾村原有舜王庙,并供有二位夫人,后在“文革”中毁掉。这里的民众世代传承着舜的伦理道德和源远流长的根脉情结,每年都要在诸冯山宋家湾村舜王庙前进行祭拜活动,一直到 1955 年因其他原因而停止。

2008 年 9 月 13 日晚上,垣曲县历山镇宋家湾村举行了宋家湾村舜文化研究会成立仪式暨帝舜故里宋家湾村恢复诸冯舜庙会庆典活动。来自舜文化研究界的学者和当地干部群众近 3000 人参加了庆典仪式。2009 年农历三月十一到三月十二,在垣曲县历山镇宋家湾村广场,宋家湾村党支部举行了诸冯山舜王庙会。古庙会传承下来一直都是农历的三月十二举行,据村民讲三月十二是当地农民开始播种的日子,这一天祭拜舜王为求一年风调雨顺。可见,一年一度的古庙会与民众的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民众从侯马、绛县、闻喜、河南等地赶来参加庙会,热闹非凡。宋家湾村原有舜王庙,毁于“文革”时期。此次庙会供奉的是舜王的电脑画像,现将舜王的电脑画像放在村文化馆,即村中舜王庙的原址。平时村民就到文化馆祭拜舜王。庙会上村民表演了丰富多彩的民俗表演。政府出资请垣曲县剧团唱了三天戏,戏文内容多以孝道为主。同时,从河南自愿来了 200 多位“神神”给舜王唱戏,戏文都是歌颂舜王。这些“神神”大多为女性,较多是民营企业老板。庙会上除敬神娱神外,还要进行丰富的物资交流。

b. 历山舜王坪

舜王坪北端低凹处现有一座朴拙的石砌小庙,叫舜王庙。此庙兴建年代不详。庙虽小,但很

① [美]保罗·唐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第 54 页。

② 舜王塔的神圣性传说与当地文人吕振中的讲述有直接关系。

精致,院墙、庙墙全为石块所砌成,庙中有舜王与娥皇、女英两位娘娘的塑像,常有人烧香祭拜。庙梁上悬挂着香客祭祀的缎被面、红布条。庙的墙壁上还画有尧王访贤古壁画。

清朝光绪三年(1877),任垣曲知县的河南沁阳人薛元钊,受沁水、翼城和垣曲“三县公举”,对沁、翼、垣三县接壤处舜王坪上的舜庙进行重修,并做了《重修历山舜庙记》,记载了舜庙当时的地理位置:“垣邑东北距城百有余里,旧有历山舜庙在焉。地居沁、翼、垣三县之中,左接诸冯,右接鸣条。妫水发源而洹亦合流其即。所谓往田耕稼地乎。”^①2006年4月28日,垣曲县舜文化研究会和历山风景管理区在历山舜王坪召开丙戌年帝舜躬耕历山4296周年公祭盛会。舜乡区域的广大干部与民众参与拜谒仪式。

c. 同善镇

古负夏曾建有舜帝庙,现已毁。《光绪垣曲县志》载:“舜庙在同善村上堡,八月十七日祭。”^②此庙位于负夏城南门200米处,原占地面积达20余亩,其所建年代不详。舜帝庙在民国初年间,香火还很兴盛,日本人侵垣时一炮化为灰烬。从同善村赵氏家珍藏《负夏舜帝庙》图上看,山门、享厅、正殿、廊房十分规整。从古代至建国前,同善上下堡、河西、观坡、刘村、望仙,还有现在的西河、东河、后河等村的民众每年三月十五日都要到舜帝庙赶会,会期三天,每天都唱大戏,杂耍社火,烧香敬神,附近七八个村的祭拜队伍达五里之长,热闹非凡。除敬神娱乐之外,还要进行物资交流。为了方便外地商贾住宿歇息及经贸交易,当地乡绅组织外地商贾在上堡北门外募捐集资建了同心商贾会馆。可见当时舜帝庙会期间的经济交流非常繁荣。现在,庙会从农历三月十四开始,举行五天,其中三月十五为正日子,镇政府出资请蒲剧团唱三天大戏。因舜帝庙已不存在,所以庙会期间没有敬神行为和游艺杂耍,主要进行物资交流,也就没有任何禁忌行为。

“古负夏”北约一公里处的神后村有一口古井,相传此井为舜所挖,故当地人称之为舜井,据《光绪垣曲县志》所载,舜井颇为神奇,“深可五六丈,时出不常,或涝而智,或旱而溢。居民亭覆之,甃两池引以溉田”^③。《重修舜庙神异记》中载:“井之可异者,水或倏然而溢,或忽然而智。其智也,或经岁不出,似瓮敝而漏也。其溢也,上与坎平,若建平以注也。且智或以潦,而溢反以旱。噫,天下有井焉,神异如是者哉。”^④《勤修舜庙》序》记载:“岁时伏蜡,里民悉于斯祷祀。”^⑤由此可知,舜井虽然只有五、六丈深,但井中水却能时溢时枯,天涝反枯,天旱反溢。至今,遇上大旱年,方圆几百里的水井都枯了,此舜井依旧有水,清冽甘甜。人们视为神物,为井盖起亭子。人们为纪念舜,建井亭、舜庙,每年八月十七祭祀,各大节令祷祀。舜庙叫虞舜祠,《重修舜庙神异记》记载:“古建虞圣祠於其上,祭奠在县志尚矣。稽祠旧制东正殿三楹,列帝及娥皇、女英像,并居殿前。”^⑥听老人讲,祭祀日还有集会,很热闹。遗留的残碑上还有相关记载。据村中一位90岁的老人讲,在舜庙求雨、求子都很灵验。现在庙已不存,只剩下井和井亭的四个柱基,现在的亭子也是为保护水井而修盖的普通房子。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现在的井亭墙上挂有一张村民自画的舜帝画像,画像上注有“王建瑞画,2007年12月”,像前供着一个用玻璃瓶做的简易香炉。打水的村民告诉笔者,每到初一、十五都会有人来烧香拜舜。亭子、画像、香炉,虽都简陋,却充分地表现出村民对舜的虔诚信仰之情。2010年元宵节该村为了吸引注意,集资举行了一场以焰火为主的庙会。

与永济相比,垣曲的舜帝庙数量多,而且分布更为广泛而密集。根据目前笔者搜集到的田野

① 吕步震 安泽峰:《舜文化寻踪》,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47页。

② 《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六十一册《光绪垣曲县志》,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49页。

③ 《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六十一册《光绪垣曲县志》,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33页。

④ 《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六十一册《光绪垣曲县志》,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201页。

⑤ 《鸣条舜陵古碑录》,第119页。

⑥ 《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六十一册《光绪垣曲县志》,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200页。

调查资料显示,垣曲舜帝生前遗迹分布比永济广泛化、密集化和系统化。这些作为舜帝信仰神圣依托的舜帝庙宇,大多已经湮毁,严重地限制和阻碍了民众的舜帝信仰行为。但垣曲广泛分布、传承的舜帝传说及其遗迹,作为坚实的补充力量,削弱着舜帝庙宇的湮毁给信仰造成的消极影响,加固着舜帝信仰。舜帝庙宇已经不存在,俗民就在舜帝风物传说遗迹前祭拜舜王。如神后村的舜井,宋家湾村的舜王塔,历山的犁沟、斩龙台、南天门、奶泉、珍珠帘等,当地民众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努力重建舜帝信仰习俗。

3. 发展中的舜帝陵舜帝信仰与舜帝传说的兴盛

盐湖区的舜帝信仰习俗主要是以舜帝陵为中心展开的官方祭祀活动和民间庙会活动、日常祭拜活动。舜帝陵庙宇规模宏大,由外城、陵园、皇城三部分所组成,由南向北,在一条中轴线上展开。陵冢西边曾建有孝悌堂,又在舜帝陵东南建造了守陵寺,后改名为大云寺,为守陵僧侣所居。据安邑古县志所载之唐开元《重修碑》(此碑已毁于明嘉靖乙卯地震)和现残存的《佛菩提经幢》碑文所记载的“……如舜□照十方,速能得于诸□尽彼大□□□威……开元二十六年,岁次戊寅,辛月己亥□□□建造”^①等字样,尚可证实,舜帝陵庙建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

从行政分布上来看,舜帝陵庙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北相镇,以舜帝陵庙为中心,周围环绕分布着四个村落,东北方向是西曲马村,正东方向是东曲马村,东南方向是杨包村,西南方向是张贺村。其中张贺村最大,东曲马村最小。新中国成立之前,由四村的民众自发组织成立了由知名人士组成的公局,专门管理舜帝陵庙的修葺及古庙会,办公地点就在关公祠对面的戏台后面的小四合院。新中国成立后,行政村划分时张贺村又分为东张贺和西张贺两个村。在农业社时期,这几个村落曾合为一个农业社由一个领导共同管理,机构就设在舜帝庙内。

围绕舜帝陵庙分布的这四个村落很早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舜帝陵庙古庙会风俗。每年农历二月初二和九月十三,四个村落的乡民们都要自发在舜帝陵举行隆重的祭祀舜帝活动,方圆百里的民众从四面八方涌来参加庙会。据当地的民众说二月初二是舜王的生日,九月十三是舜王的祭日。“二月二”主要是祭祀舜王,求一年的风调雨顺、平平安安;“九月十三”主要是庆丰收,感谢舜王的佑护。一年两次的舜帝祭祀仪式,具有不断循环的特性和时间上的延续性,因此,舜帝信仰的观念被逐渐强化、沉淀在民众的内心深处。同时,民众的这种集体无意识也逐渐加深了民间对其生存社会的历史记忆。每年二月初二,四个村要抬着各自村的神像上(舜帝陵)庙,张贺村抬的是尧王,杨包村抬的是舜王,东曲马村抬的是禹王,西曲马村抬的是汤王(后来改奉关公)。张贺村的焦谋说“村子是按顺序排的,是从西南边转到东南边,这么转过来。爷爷是依据按大小排的,尧在头,尧、舜、禹、关。”神架由本村的年轻人抢着抬。抬像,能免除灾难。队伍从自己村落出发到舜帝庙,有打执事的、敲锣的、打鼓的、杂耍的。四位神爷爷到神道前的顺序是依据大小来排的,但哪一村主事,哪一村的神爷爷就排在最后。据杨包村杜AA介绍“根据过去的记载,每年上两次,二月二、九月十三,这个上的时候,每次就是,我今年是舜王,我最后上,你们先上,你们四个村的锣鼓来迎我们这个村。谁主事,谁最后出,轮流主事,以前就是这样。”过山门前的神道时,各村锣鼓队拼命的敲锣赛鼓,西曲马敲的是关公锣鼓,其他三个村子敲的是虞舜锣鼓。虞舜锣鼓曲谱是祖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一般不外传。据杨包村杜AA回忆:“过去,公局四村的这个锣鼓,有几十号人,锣鼓敲到山门上,这个就是可个劲的打,打坏了,人家公局就有人给你。过去那地方就是长治的锣鼓队,卖锣鼓的、卖鼓的、卖锣的。你打烂一个,不用你掏钱,给你一个,接着敲,白给的,诚信嘛。有的老鼓,敲敲敲就打烂了,鼓槌就掉进去了,就给你一个的,换鼓了。”同时,锣鼓队伍后面的社火队伍表演节目,有耍伞的、扭秧歌的、跑旱船的、踩高跷的、背台阁的,等各村爷爷都到齐了以后,

^① 《鸣条舜陵古碑录》,第3页。

依次排好,尧、舜、禹、关依次进,中间还有个时间距离,大概半个时辰间隔,这时做生意的人都要给神爷爷供奉。进了南大殿就拜,尧王进了半个时辰,舜王进,舜王半个时辰,禹王进。关公时间最长,一个时辰。因为关公是武的,抬上以后要跑了,所以西曲马关公神像是木头做的,在神道上和庙里飞速的跑,打圈圈,有时碰倒了神道两旁摆摊的人和货物,摊主也不抱怨。把四位神像都放到后面的大殿里,神首都在戏台后坐着,把那鼓一敲,就开始唱官展戏了,唱戏的是当地的蒲剧团或秦腔等一些剧团,戏文大多与舜王有关,如《芦花》、《三击掌》等。过去,陵庙里边有两个戏台子,离乐城里面一个,离乐城城外面一个,唱的是对台戏,两台戏同时唱,哪台戏唱得好,人们就听哪台戏。一般,里面戏台的戏是主要的。这戏一唱一天,到下午戏结束了,各村抬各村的神回。杨包村有一庙是舜帝行宫,其它各村没有庙,但都有祠堂,神像就供在祠堂里。庙会一般要开三到五天,这期间还有人不停地来舜帝庙烧香。在享亭烧香求健康、求长寿;在正殿烧香求功名、事业、钱财、前程;在寝宫烧香求家庭和睦、妻贤子孝、子女聪明。因传说女英连生九子,当地的村民将女英供奉为送子娘娘。据庙中卖香的小伙子讲,光“二月二”庙会第一天,庙里的香火就卖了一万多元。可见舜帝陵庙香火的旺盛。庙会上人特别的多,干啥的都有,做生意的人很多。黄河以西、河北、内蒙、河南、陕西的人每年都来做生意,被人们称为“三省会”。做买卖数得上的过去有18家粮食(粮店),这些粮食要运到运城盐池,给那里的盐地工人供粮食,3家油坊,5家药铺。

除了一年两次的庙会外,四村的民众在每月农历的初一、十五也要赶来烧香求平安。特别是农历大年初一,当地的民众都会赶来烧头炷香,求一年的平安幸福。当地民众认为舜爷爷非常的灵验,因此,平日里家里有了大小事,都会到舜帝陵庙烧香,求舜王保佑,解决困难。村民胡某讲:“我女儿在外地做生意,不顺,俺就赶快给舜王烧香,很灵验!”一位游客告诉笔者:“我的同学张彬暑假去舜帝陵游玩,只是随意的拜了拜舜王,结果那段时间运气特别的好,做什么都很顺,买彩票中奖,打麻将也赢。因此推荐朋友们去拜舜王求福。”可见,在当地民众心中舜王是一位“能够”帮助人们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苦难、满足村民信仰心理的全职地方保护神。

由于年代久远,又很少有人对此做文字记载,因此对它的研究只能依靠现存于庙内的二十八通碑刻资料和村民的口述史。从中可以看到,宋以后,由于战乱灾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官方在运城舜帝陵的典祀出现过中断和荒废的情况,舜帝陵庙严重失修。到明朝正德初年,地方官员和地方乡绅多方筹资重修陵庙以正祀典。到清朝,已经完全看不到关于国家祀典的记载。国家祀典在宋代以后就一直处于衰微趋势。然而,由于当地僚属(主要是本邑官员和生员)、乡绅和民众(主要是四村的乡绅与村民)的共同倡导、呼吁和协作,从明代后期直至民国三十五年民间捐资参与庙宇管理的程度越来越重,使淡出的国家祀典随之被民间祭拜取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海内外华人“认祖寻根热”的掀起,“修复舜帝陵”呼声迭起,从2000年开始,运城政府全面修缮舜帝陵庙,并于2003年开始,多次举行了规模宏大的舜帝公祭大典和虞舜文化旅游节。

民间“二月二”和“九月十三”的舜帝陵庙会以陵庙为中心,融汇了娱神、拜神、祈福、还愿等信仰活动,再加上集市贸易、民间艺术、民间娱乐、民间小吃等群众性民俗活动,既满足了民众的精神要求也满足了民众在物质方面的需求,既愉悦了民众的生活也发展了当地经济。因此,虽历经朝代的变更、自然灾害、战乱,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春秋两季的庙会在解放前从未断过。直到解放后,破“四旧”,销毁了神像,学校搬进了陵庙,当地民众才取消了抬神祭神的习俗。但有不少村民在家中偷偷祭拜四位爷爷,因没有神像,所以只是点支烟心中念叨。同时,唱戏、社火、以及物资交流依然没有间断过。方圆百里的百姓从四面八方涌来,商贾云集,盛大的庙会往往要持续三到五天。由于没有了公局,整个庙会的活动都由四个村子轮流组织、平均出钱请阎逢春、王秀兰等老艺人唱戏,有《白玉楼》、《杀狗劝夫》等。景区开放,把戏台拆了这才不唱了。到1994年,西曲马本村人李先虎重新塑了关公像。从此,春秋两季庙会,因为只有西曲马有关公像,所以只有西曲马抬关

公赶庙会。1997年,陵庙塑起舜王像。至此,舜帝陵庙古庙会逐渐走向兴盛。2009年,张贺村、杨包村、东曲马村重新塑起尧、舜、禹神像。在2009年二月初二,四村举行了“阳春二月四圣出巡聚会古庙会”,是新中国成立后最隆重的一次庙会。

总之,舜帝信仰仪式对于传说的记忆与传播起着推动作用,最典型的个案就是信仰与传说的结合“体超人间”叙事。

三、“超人间”叙事与传说记忆

笔者在运城收集到舜帝传说70篇,其中63篇的叙事情节上表现有一定的传奇性特征。“所谓传奇性,是指故事情节首先必须基本上具有生活本身的形态,故事发展基本上合乎生活的逻辑;同时又把生活素材加以剪裁、集中、虚构、渲染、夸张、幻想,通过偶然的、巧合的,以至‘超人间’的情节来引起故事的转变。”^①这里“超人间”的叙事情节,指的是传说中具有神灵色彩和信仰因素的情节,而这些情节促使舜帝实现了由人而神的转变过程,成为舜帝信仰的生长点。

在舜帝传说中,编者将其主角舜的身世进行了一番合乎民间信仰逻辑的“超人间”叙事。舜母握登外出砍柴,遇到一道美丽的大虹,大虹向她扑面飞舞。不久,握登便发现自己有了身孕。一天夜里,舜的父亲瞽瞍夜梦神鸟喂他米饭吃,并要求做他的儿子,瞽瞍高兴地答应了。握登十月怀胎仍不生产,偶然吃了瞽瞍掉在地上沾了土的豆腐才生下一男孩,起名为舜。舜形象奇特,具有双瞳仁,与重明鸟的特征相一致。故民众认为舜是重明鸟转世。重明鸟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鸟,其形似鸡,得益于太阳光的光亮,能辟除猛兽妖物等灾害。因此,舜在尧王考贤的过程中,能够不怕雷电、野兽鬼怪,安全地走出原始森林。帝王、英雄神奇出生来历是英雄史诗的常见母题。舜母遇虹而孕,属于“感生”母题。舜由神鸟转世,可归入“奇生”母题的范畴内。在“感生”的基础上,运用“奇生”母题展开叙述,使舜的出生及出身抹上了浓浓的神异色彩,给舜帝的不同寻常素质提供了“神权天授”的合理化解释,将舜帝故事展演成为一支完整的转世、遭难、救助、成神的系列传说。^②在舜长大成人后,其“天授神性”特征更为明显。在传说《虞舜神柏》中,神后村有一棵很大的柏树,村中人常在此树下乘凉歇晌。一日,人们正在树下歇息,突来雷雨,树不能挡雨。村民认为只有大富大贵的人才能用泥将树抹成一把伞。折腾了半天谁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大家都让舜试试,舜只好胡乱比划比划了事。谁知,一笔划,舜的手往哪抹,哪里便不漏雨。一顿饭的工夫,舜把所有的树枝逢都抹遍了,这棵柏树变成了一把大伞。大风刮来,舜命柏树歪过头挡风雨,柏树就真的歪过头挡风雨了,村民都惊呆了。舜称帝以后,后人就把这棵大柏树叫“舜王柏”,又叫“舜王伞”。舜王的话语也具有“天授神性”的特征。在《女不汲泉》中,一个小姑娘受继父虐待,天天爬山路打水。舜怜悯这位姑娘,发怒说:“再有女人来这泉里打水,就让泉水枯竭三天。”结果,舜的话很应灵,只要有女人来此泉打水,泉水就枯竭三天。从此,许多女人不用再去山上打水,懒男人也变勤快了。在《一语之失》中,舜王继承王位后离开舜王坪,附近部落首领争夺此地,争执不下,找舜评判。舜为了解矛盾,随口说:“那地方,禾苗不长,五谷不成,只长毛草,有啥争头!”从此,舜王坪真的成了草坪,至今还是这样。同时,“神人相助”与“动物相助”型情节的插入使得舜的神性形象更加丰满化。在《躬耕历山》中,舜王坪低洼处缺水,舜寻找水源,在西峰发现一池水,却与舜王坪有十里石峰相隔。舜用巨斧日复一日地劈巨石,终于感动了山神,在池水与坪田之间开了一道石缝,引水入坪田。人们称此石缝为“一线天”。舜的勤劳不仅感动了山神还感动了山中的动物,大象帮助舜耕田犁地,小鸟帮助舜除草,形成了“象耕鸟耘”的典故,至今为人们所称颂。在民众绮

① 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199页。

② 这个传说有可能是吕步震个人创编,但当地民众约有十人可以讲述。

丽的幻想中,舜的神性特征还反射到了两位妻子娥皇和女英身上。在舜帝传说中,娥皇女英能掐会算、拥有宝物、能制作宝物,经常用她们的神性来帮助舜脱离困境、造福民众。如在家庭传说《谷仓之险》、《浚井断绳》、《酒桌杀机》中,继母姚婆、父亲瞽瞍和弟象想杀害舜,舜都因借用娥皇、女英送给舜的宝物而幸免于难。在传说《双妻献艺》、《撒土药生》中,娥皇、女英运用自己的神性来帮助苦难的民众。这些传说都是神人或动物主动来帮助舜解决困难。在民众心中,神人、宝物、动物只为品德高尚、有责任心、善良的人效劳,并借此给人们带来幸福。神鸟转世、瞽瞍感梦、厄运来临而得神相助、身负异能帮助民众……^①

所有这些情节都是对舜帝神性的着重渲染,是民众信仰观念中一种模式化叙述,其目的就是为舜帝的神性找到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

民众在塑造舜“德、孝、善、仁、礼、义”的人性形象的同时,插入了合乎民间信仰逻辑的“超人间”的叙事情节,赋予了浪漫主义色彩,突显了舜的神性形象。这是来自于当时社会的需要和人民大众的愿望,是民众对历史记忆的再加工,是民众的集体记忆。民众口传的历史,虽带有明显的非正统色彩,却能够比较朴素地表现出民众的爱憎好恶之感,表达出民众自己的思想情感。由于舜具有人、神二重性,两者可以相互置换,舜虽为人,但关键时刻突显神性,帮助舜渡过难关、为民众造福,符合民众心理对部落文化英雄命运和能力的企盼。舜因此成为民众心中的英雄,民众心中的保护神,所以,舜帝传说虽是虚构的,是民众的非理性思维,但是这种思维观念符合当时群众的精神需要,在思想的意义上它们仍是“事实”的,为民众的舜帝信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舜的高尚德行以及其征服自然的能力是民众对理想生活的渴望、对理想政权的渴求的思想情感与历史评判观念的物质化表现。舜帝传说以其非理性的思维与神圣化叙事模式进行创作与传承,不断地加固了民众对舜帝的信仰,同时还有力地强化着民族内部的凝聚力。

^① 马长泰、段玉林、车仁杰:《舜的传说》,香港国际友人出版社,2001年。该书为舜帝陵庙山门前所买购当时,柜台旁边坐了几个乘凉的本地人,他们都说这本书搜集的最全了,书中的故事,他们基本上都听老人讲过。